

賽

金

花

本

事

賽

金

花

本

事

序

言

商鴻遠原著

現在，我們要提出賽金花本人的供述，此一供詞由何得來？可信的程度如何，首先，得請讀者先生看一遍原執筆人商鴻遠的證詞——「賽金花本事序言」 編者

去冬一日，我和劉半農先生在北大研究院閒話，提起賽金花，他說：『聽說有人要給她寫法文的傳，我們先給她寫個國文的吧！你有沒有興趣？這個人在晚清史上同葉赫那拉（西太后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了！』我當時便回答：『好極！我們就寫。』後來又去同鄭頌孫先生商量一下，主意決定，就着手籌辦起來。

那已是舊曆臘月了，把賽金花邀了出來，我們是隔天一會，一連有十幾會，她一生緊要的事蹟，總算都敘述了一遍。結果，有些是叫我們很滿意，有些却也叫我們很失望！滿意的是，從這一談解決了我們許多疑惑的，或不明瞭的事情。例如：她在歐洲時的生活，是那樣平淡，那裏像小說中一味的胡謔亂誇，說賽怎樣怎樣熱戀瓦德西。據：「李瓦問答」，瓦到北京，年已六十八

歲。那麼，她在歐洲時，瓦已半百之翁矣！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婦，會迷戀上一個五十開外的異族老頭兒，豈不笑話！伊之能結識瓦，料來，因為那時已是妓女身分，且嫖德語故也。不問庚子時，即在今日，欲覓一美姿容，精德語之中國妓女，亦必憂乎其難矣！又立克林德牌坊時，她曾諄勸克林德夫人，這算是她一生最緊要而不可埋沒的一件大事，已往史家或不知，或隱諱不肯說，實不應該。蓋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，這九十四年中，因國勢孱弱，每戰必敗，辦外交的，辦的好，落個『委曲求全』，辦不好便『丟人撒臉』。庚子外交，尤其糟糕，應付大感棘手矣！而能有這麼一個妓女出來幫幫，雖然不必怎樣頌揚她，但總還值得一擲！失望的是：我們起初總覺得她能把握清時諸名人的私生活，說些出來給聽，那知她以學識缺乏，當時即未能注意及此，迄今更加過眼雲煙，不復記憶矣！甚至提一人，道一事，也不能盡其原委，故本書曾參詢過許多人始克寫竟也。

這本書，從訪問到寫竟，為時已將十個月，

時間也算够長了，可是中間就誤的時期却有九個月。我是早就把談話草草的編寫了一過，便擱放在一旁，每逢和半農先生見了面，總當閒話談它，怎麼分章，用什麼體裁，蒐羅像片……說完了，彼此就又忙起別的事來，總沒得功夫扒在桌上好好的把它寫一下——一直到半農先生歿！

半農先生歿後，關於這本書，我就連談也不願談了，因一談便想起了半農先生，心裏着實難過！偏偏一班朋友們見我們就打聽，總是下警告似的說：『趕快寫了吧！不然恐怕繼華海花六集六十三回的及十集一百二十四回「冤海花」就要出版了。』我想了想，還是寫了好，這纔用了三週夕的功夫，粗枝大葉的寫了這麼三萬多字。好吧，壞吧，由它了！幾條「撰例」却要說明：(一)、本書完全根據了她的談話，刪其煩屑無謂，理其顛倒重複。

(二)、寫到一處，偶然有感，便附上一段二段的話，這也不過是小考證，聊舒已見云爾。

(三)書中所引人名地名，有些因談者已不知為何字，撰者只好推意記音而已，舛誤難免。

末了，我還要誠懇的向胡適之、曾覺之、鄭頌孫三先生致謝，他們對於這本書的體裁上很給指教！此外，劉墨厂兄替摹像，尤感！

賽

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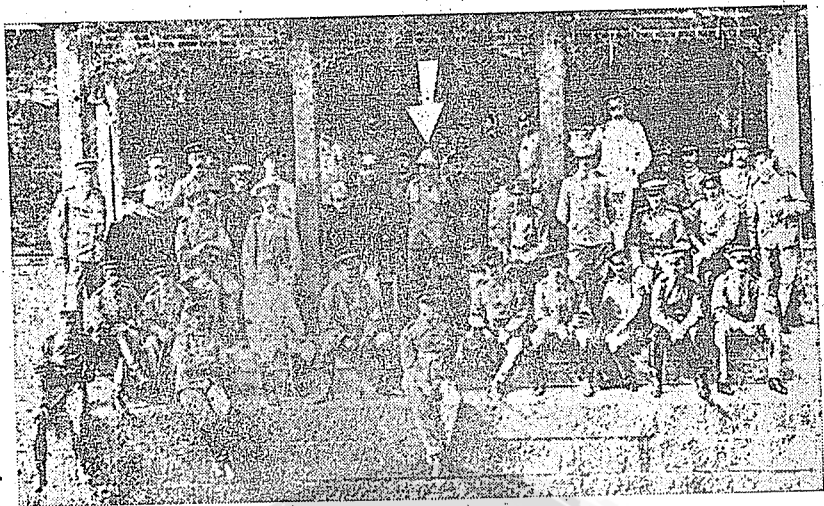
花

本

事

全

文



八國聯軍將領入據清官，白色箭頭所指者即是瓦德西，亦即「彩雲曲」所謂的：「六龍一去萬馬來，柏林舊帥稱魁傑！」

劉半農。商鴻達合著

水上桃花湖中秋藕

我本姓趙，生長姑蘇，原籍是徽州，家中世業富商，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。十二歲上，因鬧長毛，（即太平天國，以其披髮，俗皆呼曰長毛）我們徽州很受蹂躪，家人都四散奔逃了，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，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個叫朱鬍子的合夥開當舖，後來亂事平定，也沒有回本鄉，就在蘇州落戶了。我的母親是蘇州人，姓潘，容貌長得很美，性子又溫和，親友們都稱她賢惠，生我那年，是同治末年，她整整三十歲，這時候，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。

我的祖父叫趙多明，人極忠厚，篤信神佛，天天燒香磕頭，求着多子多孫，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，但不幸因鬧長毛都流離失散了，以後也迄無音訊，不知死活，贖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。

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，家務都歸她主持，只是脾氣太大，約束家人嚴厲極了，偶犯小過，便遭申斥，家裏沒有不怕她的，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，從未打過一下，罵過一句，一切飲食服用，也都很精心細意的給預備，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，會伺候她的緣故。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，因我嫁了洪家不久，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，她着實捨不得叫走，却又無法攔

阻，心裏總是在聖念，到了歐洲，我又不能常寫信給家裏，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悲慮成了病，以致不起，臨危時，還叨叨絮絮的說盼望見我一面，這樣遼遠的路程，怎麼容易回來呢？

我還有一弟弟，中年病歿，已娶妻，無子。

「彩雲」是我的乳名，姓傳是假冒的，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人，為顧全體面，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，便想得一個富字，取「富而有財」之意，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旁的傳字了。嫁了洪家，洪先生給取名「夢鸞」，脫離洪家後，又改名為「夢蘭」。

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，人口繁殖，後分二支：一曰千戶堂，一曰積禧堂，有兩個祠堂，修蓋得都非常壯麗。

（附言：或謂伊之姓趙，也是冒出，實乃姓曹，為清代某顯宦之後。）

我小時就很聰敏，什麼禮節全懂得，也會款待人，七八歲時，家中有親友來，總是先打招呼，裝煙倒茶，陪着家人談話，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，一到我家，便忙着打聽我，找我。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，見我如此，便對我更加疼愛，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。

我到了十幾歲，出落的俊俏非凡，又天性喜歡妝飾，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，一打扮起來，人都說好看，都說「這小妮子，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！」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，有時我在門口閒立

，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，都向我凝目注視，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。

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，叫「狀元飯」，是用紅莧菜加豬油拌飯，我小時最愛吃這個，有人便說：我「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。」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，（名鈞，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）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！

我從小就說蘇州話，官話是後來纔學會的，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，只有我母親，因是蘇州人，她說蘇州話。

這時候，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，祖父同朱壽子合夥開的當舖，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，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，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，差不多全靠著借債典賣度日，我祖母整日憂愁得什麼似的，但為顧全體面，還竭力支撐着門面，不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，叫人家知道笑話。

歌舞前部釵梳妝樓

我家有一使女，名喚小阿金，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，後來家裏的境況越來越窮，就把她打發走了。她出去先跟了別家，後又歸一姓金的，名叫金石泉，金有一妹子叫雲仙，當時是蘇州很出風頭的一個拉絳的，交際很廣，蘇州的闊人差不多她都認得，她久已聞知我的艷名，想着引誘我為娼，從中圖利，只苦於無法着手，小阿金一到她家，她有了法子，就授命小阿金托詞來我家閒玩，尋機會先把我誘到她家，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。這時我纔十三歲，雖然聰明，究竟幼稚，又

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，現在她能常常來我家伴我嬉戲，更邀我出去遊玩，心裏怎不願意？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，她若知道了，是不會叫我出去的。

有一天，是個春季，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，金雲仙道：「今天天氣清爽，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，好麼？」我是貪玩，那裏都願意去，我們就出了城，見河裏有許多隻船，佈置全很講究，船上人有的在那兒猜拳吃酒，有的唱曲，煞是熱鬧，一會兒，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，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，坐下後，船裏的人和我攀談開笑，我覺得這很好玩，也不害羞，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，又到一船，也是這樣說說笑笑，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，纔同她們回家，心裏只知道這是玩，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，騙我到花船上「出條了」。當時每一個清倖條子是給四塊銀圓，這次金雲仙借着我，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。

以後，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，家裏人全不知曉，一天，又隨她到一處，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，睹我驚訝道：「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？」我聽着暗笑，心裏說：「怎麼不是」。

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，家裏也已知道，我祖母很難過，過了些時，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，說：「家裏的境況，這幾年很是困難，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，多少總能有些補助，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，好好的嫁了也沒有什麼不對。」祖母想了想：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，只好答應。

我是只作清倖人，應酬條子，蘇州那時候也沒有「花捐」。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，多半都在花船上，或逕到客的宅裏。

到了五月裏，因有個吳三大人，脾氣太倔傲，一日招我侑酒，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，大鬧一頓，摔毀許多器物，把我嚇壞了，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來，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，說了些謙遜話，纔又出去的。

這時候，蘇州的花船很多，停泊的地方，都在倉橋濱一帶，往來於閶門虎邱之間。這種船都是雙開門，四面有玻璃窗，外邊周圍帶欄干，彩繪很精麗，船裏面也够寬敞，能擺下兩桌筵席，一切的佈置講究極了，掛着很多的華燈，還有用茉莉花穿成的花籃，棹檣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的。

當時最著名的花船，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，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，叫作「坐艙姑娘」，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，叫作「清船」，客人若不願意要坐艙姑娘，也能隨意到外邊去叫。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，是在六月，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，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。

叫「條子」的規矩是，誰叫的條子，姑娘就搬個凳兒坐在誰旁邊，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盃茶，都用蓋碗，這是專為給姑娘喝的。姑娘陪客不許吃酒，可以吃水果、嗑瓜子，這時候還沒有紙煙，雪茄煙倒有，但吸的人很少，普通都用水煙，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。

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，如粉盒、檳榔盒等等，尋常都是銀質的，潤一些的還有用金

質的或鑲寶石的，粉盒是爲預備隨時傳面用，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，客人在飯後，可以隨便取食。姑娘們都帶着娘姨。

條子錢，清信四圓，紅信五圓，但實收却是一樣，因姑娘臨走時必須給下人錢，清信一圓，紅信兩圓，這叫做「坐船裏」。把錢放在茶盤底下，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，把錢拏起來向船板上丟，噹啷一響，便「喊某小姐賞」，外面就齊聲大嚷着：「謝謝」，語音頗爲動聽。

船上全代辦酒席，價錢清船比較便宜，連酒飯費在內，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够，花船（即帶姑娘的）就貴多了，每天非百圓左右不可，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濶的多，客人上船，總在下午，開飯須待掌燈以後，如果覺飢，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吃，大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。

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，駛船人技術很精，能叫船慢慢自如，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，最好的是「打招」，一篙下去，船就在水中打起盤旋，四周圍水如潑珠，真個有趣！

這時候的姑娘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，有的還能唱整齣的崑腔，用的樂器，就是笛子和琵琶，琵琶是自己彈，笛子有師父給吹，我不會唱，因爲從小沒有下過工夫，臨時趕着學些，那就差多了。

北門學士蘇小鄉親

我十三歲那年，出去的工夫不多，就認識了洪先生，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，初次一見面，我

倆便很投契，他愛我極了，只要在一起，話總是不會說完的。

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，他不常出門，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，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，有吳承儒、姚念慈、沈問之、老潘四大人幾位，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，他們問了時常問一種牌，名叫「打黃河陣圖」，這種牌也有花、公一二等，輸贏很大，他們每次鬪牌，總叫我旁邊陪着。

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，他的朋友們就說：「你既對彩雲這麼好，爲什麼不娶了她？」他道：「我年紀太大了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」。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。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，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，我祖母嫌是做偏房，執意的不肯，他們又託許多人過來，長說短說，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，洪家也一一答應了，這纔說成，媒人算是吳承儒、姚念慈。

翌年正月十四日，把我娶了過去——我十四歲，洪先生整五十——婚禮也很莊重，坐的是綠呢大轎，前面打着洪狀元紗燈，儀仗甚多，好不氣派！

洪先生名鈞，號文卿，祖籍也是徽州，三十歲中的狀元，正太太比他長兩歲，南京王家的小姐。還有一個姨太太是揚州人。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，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（陸潤庠之女）。一家人都很和藹，正太太待人尤好，我過去，他們都很喜歡我，都稱呼我「新太太」。

到四月，洪先生三年服滿，帶我進京，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、德、奧、荷四國欽差大臣，沒

有能在京多住就動身了。

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，（創於曾國藩，以其船身頗長故名）。這種船身子很長，兩邊用許多船夫，駛起來快極，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，真忙個不了，由天津到上海，改乘輪船，應酬纔少些。

到上海我還開了一個笑話：我們下了船，我見洪先生已上了轎，我也就隨着上轎，這時候雖然響了三聲大炮，我不知道是作什麼，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，身上打起抖來，女僕們趕忙牽着我纔上了轎，原來這是放一種表示敬禮的砲，我那裏經驗過？事後一想，覺得真可笑。

我們在上海住的天后宮。（清出使外洋大臣，多以此爲行轅）。

陪洪先生到歐洲去的家屬祇有我一人，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，不能夠去，那個揚州姨太太身體也過弱，常常抱病，禁不起輪船的顛蕩，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。隨員中，他的學生和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，全是中國樣子，或便衣或官服，洪先生最討厭人穿洋服，可是我們在船上吃的却都是洋餐，我們是過了中秋節，又就擱些日子纔動的身，到柏林已屆十一月了。

柏林的中國使館（非今館）很是瀟灑，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別墅，景物很幽雅，一座長形的樓，有三層高，建築得闊麗幽邃，院的周圍種植了許多花木，到春天，樹青花艷，再配上那茸茸像綠綢似的細草，真好看極了。樓後有一道小河，能划船，閒暇時蕩漾其中，叫人心曠神怡，樓裏面的裝置也很講究，如宴會廳、辦公室、臥房等

等，無一不備。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樓內的右邊，佔了有十幾間房，這房是租賃人家的，房主本來要賣掉它，先索價很低，洪先生不願意買，後來想買又貴了，終於沒有買成。

我去歐洲，只帶了兩個女僕，因那時的人多不開通，一說到外洋，誰也躊躇不敢去，有去的索工資也過昂，這兩個女僕每月的工資就是五十兩銀子，到歐洲感覺着不够使用，又雇了四個洋丫環，工資倒很便宜，一月四十兩，還是她們自己吃自己，洋丫環很會服侍人，體貼極了，比起中國的僕人對主人，還要忠實聽從得多。

我們在歐洲還是吃中國飯，一去時就帶了兩名廚師，烹調技術都很精，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，後來歸盛宣懷家用了。洪先生對於飲食上最愛講究，也最有研究，家裏每次請客，調製出菜品，有許多樣是外邊做不來的。使館裏有請客時，我們也是給預備中餐，歐洲人也最愛吃，不過要囑咐廚師把菜作清淡些，減去油膩，因油膩是中國菜的一個大缺點，吃的方法仿洋餐各自分食，他們吃完以後，都極口稱讚說：「中國菜滋味最美，最好吃。」——這句話可不是容易獲得的呀！因為那時廚師少，忙不過來，隨便找個人又幫不上手，都是我幫忙，有時候手脚不開的忙上好幾天，纔能弄完，真累極了！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環揀燕窩，她們那裏弄過這個？把眼睛全弄紅了。

我在歐洲還請了一個女陪伴，這種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質，不過比起普通女僕却高貴，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吃飯，彼此相待的有些客氣。我請的這個女陪伴，沒有什麼事叫她做，除了早晨給我梳梳頭，整日便陪着我閒玩，我的德國話就是從

她學會的。

有人說，我在歐洲的舉止很潤綽，每次由外邊歸來，都有四個洋丫環提着明角燈引導我上樓。這事到有，不過，我在國內時，也有四個丫環給我打燈籠。又有人說，我在歐洲常常到各跳舞場裏去，那却是一派胡謔，要想一想，我是個纏腳女子，走動起來是如何的不方便，而且我在歐洲就連洋裝也沒有穿過，叫我怎麼跳得起？休說到跳舞場，便是館裏遇着請客，按照外國規矩，欽差夫人應該出來奉陪，可是我只出來打個招呼，同他們握握手，就退回去。洪先生是最反對外國禮節的，常說他們野蠻，不可仿習。

海外雙飛羅帳怨離

德皇同皇后我都見過幾次，覲見時，我穿中服行西禮鞠躬或握手，有時候也吻吻手，時候常是在晚間，那時宮裏還沒有電燈，全點蠟燭。有名的俾斯麥宰相，我也見過，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，長長的鬍子，講起話來聲音極洪亮。

我住柏林最久，也到過聖彼得堡巴黎倫敦等處，但只是遊逛性質，不幾天便回，我在柏林還生了一個女孩，因生在德國，取名叫德官。

洪先生人雖精明，只是性子太固執，到了歐洲一點洋物也不肯用，還是穿那三道雲式的福字履，布襪子。有一次出去應酬，因多走了些路，回來把腳都磨壞了，我勸他換穿洋襪子，他一味的不肯，苦苦的勸了半天，他纔說，要我做的便穿，我就叫洋丫環做了幾雙，假說是我做的，哄騙了他一下，他纔穿上了。纔到歐洲時，人家都要給他照像，他怎麼也不肯，等我們歸國時，德國人又擬為我倆製臘像，留在給柏林臘人館作個

紀念，他更是不肯，不然，現在還能有個少年像在那裏。

洪先生在歐洲整整三年，這三年中的生活，除去辦公務以外，差不多全是研究學問，他最懶於應酬，悶倦時便獨自一個人到動物園去散步，回來又伏案看起書來。他的身體羸弱多病，也就是因他用心過度所致。洪先生不懂洋文，連一句洋話也不會說，參考外國書籍，是一個比國人給作翻譯，常常見到各圖書館裏去替洪先生尋找材料。他名叫根亞，有個中國姓是金，我們都稱呼他金先生。這時候，日本在歐洲也有了外交官，他們却都是穿洋服，不像洪先生還是穿中國裝。有一年高麗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國，它本是我國的屬邦，竟越過不顧，把洪先生氣急了，給國內打了多少次電報，商辦這件事，後來幾乎弄裂了要回國。

（附言：已往小說中，皆謂賽旅歐時，行為浪漫，風流勾當頗多，實則，伊係一纏足女子，抵歐時年僅十四，及歸亦不過十七，以此禪齡，兼之洪文卿又是一個很古板的人，事實上非惟不許，且恐有不能也。）

朝鮮對俄遣使，正值洪任，爾時我國辦理外交者，大都昏瞶無識，不知以屬國無外交理由，向各國聲明否認，只管爭些虛體面，什麼「派使須先請示中朝」吧，「派使須先謁華使」吧，當時有所謂「三端」之約：一、韓使初至各國，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，請由中國欽差陪同赴外部，以後即不拘定。一、遇有朝會公議，酬酢交際，韓國應隨中國欽差之後。一、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，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。（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李鴻章致總署電）這個折中妙法，虧

得他們纔想出來！

洪先生由歐洲歸來，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，中間為採辦軍器，曾被參一次，很是冤屈，這都因他的性子太耿直，辦事容易開罪人，他已忘了，人家却還記在心裏，遇機會便圖報復。那次還虧得慈禧太后平日對他信任，不然，就了不得了！頤和園裏的那些滑水車小火輪，還是洪先生任歐洲時買來獻給太后的。我們在京住前門外小草廠，後來因太狹窄，又在東城史家胡同買了一所較大的宅子，間數很多，局樣也好，因擬拆去後邊的一部，為我從新蓋幾間洋式樓房，那想到，家還沒有搬，洪先生就得了病，病時，正值被派督修東西陵天壇等處的工程。

初得是一種痧氣，恰巧宅裏有個雇用多年的剃頭匠，嫻於針術，常見他給人家治好了病，這時便想教他治一治，洪先生不願意，嗣經我竭力的勸說，纔應允了，扎過幾針，病果見效，但接時未久又復犯，這次轉入黃病，請來多少的名醫，也都束手無策了，就這樣的不治而歿！享年五十五歲。歿後，朝廷頗加優禮，賞賜卹金，並派大臣致祭，儀式隆重得很，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陽的李鴻藻相國。這時候我真痛苦呀！洪先生一死，京裏除去幾個族人僕人以外，只有我同我母親，親戚朋友們人家是不便給作主張的，我那裏經過這樣事？簡直都弄糊塗了，後來還是有人說，趕緊着先給少爺打個電報，叫他來京奔喪吧，這纔打了去。裝殮時，我在棺材裏面放了許多珍貴器物，記得有二十幾挂朝珠，佛頭都是很好的，四個鼻煙壺，兩個翡翠的，兩個白玉的，又燒了不少的衣服，裝殮完畢，棺材的蓋暫沒有上槨，淨待着少爺來，這樣待了有七八天，他纔來到。洪先生的靈柩是奉了旨特許進城，出的朝陽門，到通州，由運河上船回籍，途中，少爺因有病，也沒有伴靈，抵家後不久就去世了。（待續）

圓山保齡球館 冰宮



東南亞最豪華球館

全國最大保齡球

球設備完善

冰宮情調幽雅

具有北國風味

別有情趣

歡迎各界光臨惠顧

全部卅二道自動最快速設備

四十八道即將完成

寬暢舒適

富麗堂皇

別有情趣

歡迎各界光臨惠顧

號六路山中區林士市北臺